

北
狩
行
錄

蔡
偉
撰

中
華
書
局

北狩行錄

此據學海類編本
排印初編各叢書
僅有此本

北狩行錄

宋 蔡 條 譔

丁未年二月七日。太上初出青城。三月二十八日起發。隨行宗族官吏。遠觸炎熱。不諳風土。飲食不時。比至燕山。病者幾半。盡出所有衣物。命李宗言貨易藥物。修合給賜。十救八九。寓止燕京延壽寺。宗室自濮王仲理以上。別居仙露僧舍。有糧食不給。形體裸裎之人。太上聞之。惻然。謂姜諤曰。宗族流離若此。甚憫念之。卿爲予細取索等第。具一目來。欲將軍前所送生絹一萬匹。除給散隨行親族官吏等外。盡周之。言訖。不覺泣下。諤亦嗚咽流涕。具日以聞。遣姜諤支散。

幹離不在會城。太上面陳南北利害。敍結好休兵之意。興滅繼絕之道。詞發涕零。義形於色。北人傍觀植立若堵。無不感歎。至有揮涕者。元帥無語。但首肯久之。

行在統屬之人。謂之都管。有職小官卑充其任者。然既是統轄。卽令押班起居衙楊師道具。此以聞。太上曰。自有本朝雜壓。不可爲在此間。頓改舊制。

太上自燕京遷居虜都相府院。每思宗社。寢膳俱廢。一日謂都尉蔡條曰。宸極失御。播越至此。觀其前載厄運之困。古今未有。荷天眷祐。建炎中興。億兆攸歸。奄有江左。雖居沈劫。思有以少助維天之祚。今草得一書。欲厚遣本路都統。求通於左副元帥。卿爲我與秦檜商量。更潤飾之。條曰。聖述高妙。非臣等所及。是

時秦檜亦寓中京。初大金軍至城下。以議上徽號。邀請淵聖皇帝。遂留宿青城。而改朔不敘議。至六月六日。有易姓之命。翌日請太上同太上皇后嬪妃諸王駙馬。一應皇族盡出。遂議置君。乃會城中共舉。乞立張邦昌。檜職在御史。奮不顧身。歷陳邦昌平日履行。身爲宰相。奉使不死國難。而欲主承大器。非檜所聞。不能盡忠於本朝。則何以效節於大國。乞立趙氏以慰民心。不從。旣而太上北遷。知檜等輩欲立趙氏。謂蔡攸曰。天祚我宋。宋必有主。今聖慮若此。定膺昭格。文華理勝。雖游夏不能措詞。明日具酒殽。邀本部都統。後聞其書得達。粘罕其書曰。某自北來。衆所鄙棄。獨荷左右見憐。故知英雄度量。與俗不同也。嘗欲通書於左右。而自卜自疑。因循至今。某聞惟大英雄之人。然後能聽大度之言。敢略陳固陋。惟左右留神省察。古之君子。莫不以濟世安民爲己任。故有一國士者。止能安一國之人。有天下士者。然後能安天下之人。是以堯舜禹湯之君。而輔以皋夔稷契之臣。則日月所照。風雨所及。莫不被其澤。載在典籍。昭然可考。不止一二陳也。且以近事言之。昔唐之太宗。起自晉陽。奄有天下。征伐荒外。西破高昌。北擒頡利。可謂黃帝之師。莫強乎天下也。而遠思長久之計。知突厥稽首戴恩。嘗爲北藩。故唐之亡也。終賴沙陀以雪國恥。又匈奴冒頓單于。圍高祖於白登。七日不食。當時若欲取之。如俯拾地芥。冒頓單于不貪近利。以爲遠圖。使高帝得歸。以奉祭祀。故得歲受綰幣。舉中國珍寶玉帛。奉約結好。後匈奴國亂。五單于爭立。終得宣帝擁護。呼韓近契丹耶律德光。責石氏之失約。長驅至汴。舉石氏宗族。遷之北荒。然中國之地。亦不能守。以至糜爛灰燼。數十年之間。生靈肝腦塗地。而終爲劉知遠所有。比之唐太宗冒頓單于。其英雄度量。豈

不爲相去遠哉。先皇帝初理兵於遼東，不避浮海之勤，而請命於下吏。蒙先皇帝約爲兄弟，許以燕雲。適雲中妄人，嘯聚不逞。某之將臣，異懦懷首鼠之兩端。某以過聽，惑於謬悠之說，得罪於大國之初，深自剋責。去大號，傳位嗣子，自知甚明，不敢怨尤。近聞嗣子之中，有爲彼人之所推戴者，非嗣子之賢。蓋祖宗德澤在人，至厚至深，未易忘也。不審左右欲法唐太宗冒頓單于，受興滅繼絕之名，享歲幣玉帛之好，保國活民，爲萬世法耶？抑欲效耶律德光，使生靈塗炭，而終爲他人所有耶？若欲如此，則非某所知。若不欲如此，當遣一介之使，奉咫尺之書，諭嗣子以大計。使子子孫孫永奉職貢，豈不爲萬世之利哉？伏惟左右以命世之才，當大有爲之時，必能聽大度之言也。昔人有爲趙使秦者，秦問趙可伐與否，趙使對曰：「里人有好色者，好色之患，世所共知，而母言之則爲賢母，妻言之則爲妒婦。」今日之事，大類是矣。惟麾下多賢，必能審處，言欲盡意，不覺覲縷，伏望台慈，有以鑑察。幸甚幸甚。

太上天資好學，經傳無不究覽，尤精於班史。下筆灑灑，有西漢之風。每謂行在諸臣曰：「北狩以來，無書可閱，一日聞外有貨書者，以衣易之。」

戊申八月入見，盡縱韓州之民出而寓焉。

春秋博士廢之久矣。諸王有得此書閱者，太上聞之不懌，宣諭蔡絛曰：「春秋之書，多弑君弑父之事，爲人臣子者，豈宜觀哉？」絛頓首從容對曰：「春秋者，魯之史記也。周德既衰，君臣失守，上下無別。孔子所以懲惡勸善，以正褒貶，使後世知懼。凡君子之所疑而不決者，至春秋而後定。故司馬遷曰：『春秋，禮義之大宗也。』」

爲人君而不知春秋者。前有諛臣而不見。後有賊臣而不知。爲人臣而不知春秋者。守經事而不知其宜。遭變事而不知其權。願陛下試取一觀之。他日條因奏事。太上謂曰。比取春秋讀之。始知宣聖之深意。恨見此書之晚。自是披覽不倦。凡理亂興廢之跡。賢君忠臣之行。莫不採摭其華實。探涉其源流。鈎纂樞要而編節之。改歲籥而成書。臣嘗侍乾龍節宴。太上賦詩以寄淵聖。許令和進。因用親仁善鄰事。太上曰。此出春秋。特蒙宣示。以爲榮觀。

太上皇有見聞。未嘗隱情。每聞獻納。喜見於顏。數令楊師道宣諭曰。若志慮未及。不時見教。崇奉祖宗。本乎天性。非勉強僞爲之也。每西南望。佇日久之。謂左右陵寢在何處。泣數行下。遇忌辰輟膳流涕。盡日出入追慕不已。有獻新者。必薦而後嘗。雖在蒙塵。不忘教子以義方之訓。每諸王問安。必留之坐而賜食。或賦詩屬對。有兩聯。今附於左。太上曰。方當月白風清夜。故鄆王楷對曰。正是霜高木落時。太上曰。落花滿地春光晚。莘王植對曰。芳草連雲暮色深。餘皆類此。

宗室晉康郡王孝騫以下九百四人。朝廷遣赴韓州同居。相見之日。爲之感動。撫問再三。至於流涕。遣杜遵道計置薪米。均行給賜。莫不安居。差孝騫仲暑主管御名宗職事。以室中有挾私恨而致訟者。紛爭不已。全失禮容。降詔曰。日來宗子不遵憲度。失於長幼之序。各挾私憤。以成仇怨。爭訟不已。豈不知身寄他鄉。復得聚會。何幸如之。故閱禮義之言。用勸無知之輩。且曰。君義臣行。父慈子孝。兄愛弟敬。所謂六順也。至夫賤妨貴。少陵長。遠閒親。新聞舊。小加大。淫破義。所謂六逆也。特申庭訓之方。以示睦親之義。宗室可

體此意。分明開諭。使同姓曉然。知其訓誡。如爾。後敢以未到韓州事陳訴者。竝以罪罪之。毋作食言。各令知悉。

太上宣諭楊師道曰。近日隨行官吏等。悉皆窮困。使職傷心。初出青城。倉皇之間。了無一物。得齋行道。卿等皆棄捐父母妻子。冒涉風霜而隨予。今坐見如此。不能振濟。爲之奈何。宣諭訖。遂泣下。左右之人。無不感動者。遂令有司具狀。申明金國。乞給賜衣物。從之。時缺浣濯之衣。太上皇后進絹十匹。然紹述神考之志。未嘗忘懷。適有貨王安石日錄者。聞之欣然。輟而易之。

庚戌中元。徙居五國城。乘舟而行。凡四十六日至東路都統習古。乃奉朝命。令減隨行官吏。諸色人等。不許盡行將帶。太上力懇不從。召而諭之曰。公等冒風霜。涉險阻。憂樂固當同之。今日朝命如此。事屬他人。無如之何。已再三力懇。竟不可回。令選愛者將行。太上曰。公等皆是其甘苦之人。豈有愛憎之別。君臣之間。彼此不能盡其事。一面請詣所屬。言訖泣下。官吏等亦號呼而出。一應宗室。不許隨行。內有神考親姪。晉康郡王孝騫。嫡孫和義。郡王有奕等六人。皆乞隨侍。從之。

族屬有出入不節。而致物議紛紜者。太上聞之。降詔戒飭曰。艱難之際。檢慎爲先。若復出入不節。言語輕易。或爲狂藥所困。舉止取災。有失事體。古人謂言行者。君子之樞機。樞機之要。榮辱之主。係焉。而今而後。戒之慎之。各宜杜門省事。骨肉之間。以禮過從。恐閒惹物議。自取悔尤。旣貽親憂。何以自處。諄諄誨諭。使務體悉。

太上聖度如天。下有細過者。其以聞者。皆情恕之。如劉定辛。羊不如法。薛安造飯減剋。太上曰。羈旅他邦。不欲口腹罪人。只取戒勵。亦可儆衆。而金國字董八曷打下通事慶哥。遣人審覈。太上曰。初無此事。恐復誤傳。北人聞之。莫不 hands 於額。

太子幹烏歡遣人奉書云。欲於奉侍中求曉事能幹。人才俊爽者二人。所須卽請批諭。當使應辦。太上覽書不說。曰。若應副誰可遣者。若不應副。五太子不可違。遣王偁陳思正往。回書云。示諭內侍本亦乏材。不免於衆中選擇二人前來。皆自汴京隨逐至此。艱苦萬狀。久處貧窮。敬望優容。不勝萬幸。紙尾之諭甚荷推意。然以人易物。豈其本心哉。

諸板勃極烈夫人致書於太上。并惠藥物。亦求內侍答曰。承諭乃荷不外。以本局祇有一二人。難以輟那送。示藥物雖出厚貺。以無官應命。不敢輒留。

太上好學不倦。移晷忘食。而動靜語默之間。必有深誨焉。因觀唐史至李泌傳。復讀不已。泌謁肅宗於靈武。披冒棒莽。復立朝廷。盡忠致力於獻納之道。位至宰相。而數爲權幸所嫉。遂令張瑋錄其傳以賜。皇后癸丑六月二十四日。沂王楊駙馬都尉劉文彥首告太上謀反金國。蔡條聞之於莘王植駙馬都尉宋邦光。徑令徐中立聞達太上。太上驚惶。未以爲然。翌日遣條渡河以詢虛的。既濟。則千戶李董八打曷者。已陳兵河濱。二逆解發。往彼帳前矣。盡得其所陳之詳。條歸。太上卽令奉親屬及一行臣僚合議。徐王棣以病不能出。餘皆預。然前此已聞有不測之議。至是皆悚慄。條曰。吾儕前日不死國難。二帝播遷。已有愧於

前人。不意逆黨出於至親至愛之間。捐軀效命。正在今日。儻身以貫高自處。願諸公盡力以徇急難。少有退避者。神明殛之。言詞慷慨。坐皆泣下。莫不懷奮發心。至七月中旬。彼遣兩使前來勘問。太上遣植同儻往見。來使欲太上渡河辯。又遣徐王棣。宋邦光再往。至則尙執前議。乃請淵聖及信王棣。駙馬都尉向子辰。內侍王若冲同往。儻實從之。再三力懇。彼使方許。明日至行宮之側。儻所寓之地。而引問焉。羣臣力拒。往及詰問三日之間。二賊氣折。自承誣枉。案上復遣前使諭太上。上一面處置。太上曰。二子悖逆。雖係誣告。天倫之屬。豈忍爲之。使曰。若如此。自有宣命。竝死之。使歸。儻上疏曰。乞深自悔禍。以畏天戒。太上嘉納之。以語答曰。老夫自聞男楊等有誣告之事。深悟衆叛親離。反求諸己。罔知所措。若非洗心革慮。則何以全身遠害。寡悔寡尤。願惟一體。其害尙輕。苟使坐累諸人。復何面可以自存。適覽上疏。嘉謀謨論。非卿不聞此語。而今而後。凡所見聞。雖屬微末。不惜吐露。若隱而不言。言而不從。高天后土。神之聽之。況昔人所謂以國士遇我者。報之當何如。以此食言。千萬毋隱。一日以書宣示李康曰。予平日待蔡儻以國士。今日報我。殊不媿德。康讀其書而奏曰。君使臣以禮。臣事君以忠。君臣之間。各盡其道。今陛下蒙塵之際。避權誣告。不責彼而求己。而能虛懷納誨。得湯改過不吝。禹聞善言則拜之道。太上曰。予之不德。豈可以上比禹湯。康對曰。舜何人也。有爲者亦若是。陛下上畏天戒。下恤人民。則禹湯何愧哉。臣聞諸故老曰。熙甯富弼爲相。有於神宗之前。言災異皆天數。非政之得失所致者。弼聞之歎曰。人君所畏惟天。若不畏天。何事不可爲。乃上疏曰。願益畏天。遠讒佞。近忠良。神考親書答詔曰。苟非意在愛君。志存王室。何以臻此。敢不置。

之枕席。銘諸肺腑。終身是戒。太上稽首而言曰。神考聽言如是。康曰。陛下天性至孝。每於忌辰。輟膳悲泣。願陛下益廣紹述之意。太上曰。是我志也。後榜條書於坐側。

金國送到太上皇帝金銀等物。見之泣下。謂行在羣臣曰。荷天眷命。未忘趙氏。中興之立繼焉。今日信至。可謂幸會。老夫晚年。復睹盛際。使我回得一日。足瞑目矣。羣臣皆再拜稱慶。藥材留充備用。其餘竝賜親屬官吏。皆鼓舞再拜受賜。

行宮有回祿之擾。嬪御之內及沿燒者。本位陳乞聚夫修蓋。太上曰。正是農時。豈可妨廢。止令修蓋官那容應辦。

宗室仲暑等八百餘人。自咸州徙居上京。至有缺食。死於道路者。太上聞之。悲不自勝。謂左右曰。此輩何辜。至於如是。令李拓宣諭蔡條。草表一通。後有回期。欲乞同歸。

北狩未有行記。太上語王若冲曰。一自北遷。於今八年。所履風俗異事。不謂不多。深欲記錄。其未有人。詢之蔡條。以爲學問文采無如卿者。高居東山。躬耕之餘。爲予記之。善惡必書。不可隱晦。將爲後世之戒。

太上謙虛待下。隨行羣臣。無論大小。未嘗名呼。每有遣使。則溫顏慰諭。

太上喜爲篇章。自北狩以來。傷時感事。形於歌詠者。千有餘首。以二逆告變之後。舉畀炎火。以今所得灰燼之餘者。僅有數十篇。類之爲別集。

太上好生之德。澤及禽獸。每間有捕網者。必買而釋之。仍戒曰。毛羽之屬。喜生惡死。與人何殊。今伊輩皆

在繁維之中。當求諸己也。
太上欲歸之心。頃刻不忘。每令張瑋張堯臣詢訪之。少有嘉音。喜見於色。近梁舉善等至。錄得紹興與左丞相書本進呈。大悅。